

基督與人類痛苦

廣學會出版

訂正再版例言

(一)本書自出版後，謬承海內外讀者過事獎飾，並得一九三六年長老會基督教文字譯作獎金，譯者於此益知自勵，繼譯諸書，多所改進，幸讀者諸君，有以正之。

(二)本書初版，謬誤尙多，幸蒙海內外明達之士，不吝教益，業經逐句訂正，並向賜教諸君，一體道謝。

(三)本書初版所用人名地名，稍有參差，茲已根據商務印書館最新訂正之標準漢譯人名地名表，嚴加改訂，以冀統一，但專屬於聖經範圍者，則仍依聖經所用之名目為準。

(四)西書末端，每附索引，漢書闕之，或欲翻閱一事，往往窮索不得。譯者有感於此，乃用四角號碼檢字法，編一簡短之索引，以便檢查。

基督與人類痛苦

二

(五)本書除初版時已由梅立德先生詳細校訂外，再版時復承倫敦會布賴松牧師 (Arnold G. Bryson) 逐句訂正，並承吾妻舜英代題封面，編製索引，於此特別致謝。

譯者謹識 二六，四，二七。

基督與人類痛苦目錄

訂正再版例言	一
序	一
第一章 混亂	五
第二章 基督徒脫免了痛苦嗎？	一六
第三章 應付人類痛苦的方法	三九
第四章 基督教的方法——據福音中所載的	七〇
第五章 基督教的方法——早期的基督徒所採用的	八六
第六章 基督教的方法——現在的基督徒所採用的	九六
第七章 基督教的方法勝利了	一一九
第八章 宗教的選擇——有十字架的或無十字架的	一四二

目

錄

一

基督與人類痛苦

二

第九章	上帝對於人類所付的代價·····	一六三
第十章	痛苦爲錯誤的道德選擇之結果·····	一九〇
第十一章	必須連累負責的社會態度·····	二〇三
第十二章	得慰藉乎？抑爲人格之栽培乎？·····	二一〇
第十三章	最後的一句話——生耶？抑死耶？·····	二二七—二六二
本書專門名詞索引·····		二六三—二六九

基督與人類痛苦

序 言

當我在這個廣大的災難區域——中國——工作的時候，我對於讀者不得不重新提出人類痛苦的——應得的或不應得的——問題來。一個人怎樣能夠避免痛苦呢？中國人底本來面目，掩蓋住的比它顯現出來的更多，但是仍舊不能夠隱藏內心之戰栗的痛苦，他們底國家，正在災厄患難的當中——這是生之煩惱呢？還是死之慘痛呢？却很難說。多數人曾遊移於希望與失望的中間啊。

除出國家的痛苦之外，每個人似乎都有他個人的痛苦；而其痛苦之深。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；他們時常把痛苦遏制住，然而這樣的痛苦，有時候不再能遏制，則就盡量地

暴露出來了。像我們圓桌會議裏面的一個大學校長一樣，他說：「我已經萬事皆休了。我不知道怎樣纔好，我正要找一個人和我談話，至於他底勸導是善是惡，我卻沒有理會，我必須要找一個人來說話，我再也不能支持我底痛苦了！」他底兒子，是一個大學裏面的學生，爲着憂憤國難。新近已經自殺了。

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一個人如何能夠免去應付人類的痛苦呢？基督的福音中間，有它明晰的答案嗎？這一個答案，是否實際能行呢？假若如此，這個答案是什麼呢？我會擬解釋基督教的答案，並且指示出實際上的方法來。有一次，會裏面一個女教士，自幼跛足得必須要用拐杖走路的，她寫給我這一個簡單的字條：「請你著下一本書時，就以誇口軟弱者爲題旨罷——我就誇口我底軟弱呢。」在那一個禮拜，她已經得到了新的出路，她的生命已經轉換，她的容光煥發。對於她底懇求，我付之一笑，當即就忘了；因爲我幾年以來，正在搜集材料，要以另一個題目著一本書，我沒有時間再作別的书了。

但是我到另外一個苦難區域——印度——去的時候，半途留居於新嘉坡，就對一般聽衆，講到以基督方法，應付苦難，忽然間閃動了我底腦筋，要以我所講的題目，作爲下一部書的標題了。這似乎不是一個幻玄的思索，有妨一個人底演說，而可以丟開一邊的。這是一個外來的啓發——如是明顯急迫和需要，後來當我仍舊回到往日所計劃的書的時候，就再沒有這樣的心思來做了；這新定的題旨，卻佔據了我底工作的部份，它幾乎佔據了我底全心胸。

當我看了外表的事實，似乎合着了內心的啓示。我愈想愈覺到在基督教國家裏面，少有事物，比痛苦問題及解除痛苦問題更難亂更慘切了。假若基督教國家是如此，那末，非基督教國家更混亂得不堪了。蓋痛苦是遍於全球的，而其中最慘酷的，乃是多數人視若無覩，不明痛苦的意義。就是他們明瞭點意義，也是屬於壞的方面的：以爲這個世界，是一個偶然的命運世界，在宇宙的後面，是並沒有意志的。許多人對於痛苦都沒有

知道明確的出路，是可惜的。大多數的人，就是糊塗地尋求出路，或是始終沒有得到，他們是綑縛於苦海中間的。若有人對於這個問題有所發見，則對於本題之貢獻，此其時矣。

但是寫這個題目，就是涉足於聖地——苦痛人的血淚相染而聖化的地方。這點一錯，就糟糕了。若將苦痛者的心中不能實現的希望，鼓動起來，就會苦上加苦呢。我遲疑不決，但是所有的異議，均先後除去，並且我到了最後的情況，就決定我底立場。我不擬將這本書繼續下去，除非能合乎下列的條件：「余作此書，必着眼於生活上之實用方法，不能訴諸空泛的理論，余曾身曆病痛而復得健康；惟余以此題作書，祇能作如此之懇求：上帝啊！您指示我，依照這條路行，並且竭盡心力地去行，我想把這條路指示給人家呢。」上帝應允了，我就這樣行，上帝和我要以共同的要求去行。

第一章 混亂

我說印度和中國，是災難的區域，但是我們這樣說就算完了嗎？是否每個人在某時期一定會捲入人類普遍痛苦的漩渦呢？釋迦牟尼對於人生，原有深遠久長的默思，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。就是說生命和苦惱是二而一的：當着我們被束縛於生之輪迴的時候，我們就囚禁於苦之狹籠裏了，因為生和苦是單一的東西，不是偶然如此的，而且原來不可避免。所以解除痛苦的惟一方法，是免除生命的自身，這是了結生命的結論，是何等驚奇的一樁事啊！但是，幾千萬同胞尙且每天說着痛苦，無常，虛空呢。

其結論與傳道書所作，不甚大異，而透徹過之。傳道書裏說：「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，都是捕風。」在約伯書裏面也說：「禍患原不是從土中出來，患難也不是從地裏發生；人生在世，必遇患難，如同火星飛騰。」這書的本身，是論到不應得的痛苦

之問題的。至於這本書的答案是否全備，且待下面分解；不過這個問題，那時候在人們中間，種下根源，要求一個解決，一如今日，是實在的。

最近有一個少婦，雇了一架飛機，到達半空的時候，她就步空而出，留下這句話：「我底身心，沒有別的，只是充滿着矛盾。我正渴望着諧和。或許我去的地方，會尋到甜美的音樂罷。」她感覺到這個世界，不能找到甜美的音樂，所以她就這樣偉大的自殺責任，放在自己底肩膀上——步空而出了。

窩爾坡爾(Horace Walpole)說：「在理智的人看來，人生就是喜劇；在情感的人看來，人生是悲劇呢。」我們當中沒有情感的人是很少的，那末，人生對於一切人都是悲劇嗎？在潘沛依(Pompeii)的地方，導路者就會將古劇場的廢址，指示給你們看。在這個劇場裏面，是只演喜劇的；這個劇場的近傍，另有一個劇場，是專演悲劇的，但是在人生中間，能夠把喜劇悲劇，用這樣的方法分離開來嗎？它們豈不易同混合污於非常

混亂的狀況中間嗎？

現代的人生，似乎是一齣極端的悲劇，因為我們正處在過渡的時代，比以往的過渡時代要徹底，而不相同的。人們所依靠的，所信託的，所希望的事物，現在已經傾覆了；這種事物，昨日尙堅實可靠，到了今日，卻不見了，只有不絕如縷的痛苦，尙留在事物的後面。這樣不僅在物質界是如此，在精神界也是一樣。許多人受了新思想的潛移默化，結果，精神上的價值已經崩潰了。他們沒有把精神上的價值特意拋棄，不過覺得失卻精神之價值罷了。失卻精神價值，實使彼等得到與勒農（Ernest Renan）同樣之經驗，當勒農與教會脫離之際，自述他底經驗說：「包含整個人生的樂境，已經毀滅了；我底腦筋裏面，就留着一種虛空的感觉，彷彿已經患過熱症或失過戀似的。」對於人生自身的懷疑，給許多人們以虛空混雜的感觉，或說：「現代的文化，把人們自身，安放在世界第一位，同時也不再崇拜人們自身為偶像，因為崇拜自己，乃是罕有成功的，這就

是懷疑論。在表面非常富麗堂皇的現代西方文化之下，人們對於生活的自身，卻漸漸地不信任起來了。「你除非把你底生活，融化在宇宙底全體當中，否則就不會快樂的了；有許多人，並且感到一個很痛苦的問題：就是宇宙的全體，有否意義或目的呢？

有些近代的痛苦，是由於過渡時期來的，有些痛苦，乃出之於人們底內心的，人們肉體裏的靈，必須在肉體的障礙當中，求得我們生活的終極。我們以無限的慾望，居於有限的物質世界中間，所以我們在每一方面，都感到阻礙，束縛，和矛盾。有人說：「人生的困難，不是因為我們有高等的豬性和人的靈性，卻是由於兩者同時存在的緣故。在我們豬性的一方面，就愛着污穢的泥穴，使我們返歸於原始的生活；但是在我們底靈性一方面，就不真愛污穢的泥穴，就起來反抗，呼求解脫，感覺到永生的召喚。而這兩者衝突的結果，就把快樂宣告死刑了。」

沒有幾天以前，一個星相家招呼我，引起我的注意，引起我允他講說我底命運的態

度，他說：「你在外面看來，似乎快樂，不過祇是表面而已；你底心裏，時常在思想——想得到你所不能得到的東西，所以你還是不快樂。」我笑起來了，並且告訴他，他已經失眠了。不過這位星相家，卻很機智，他知道這樣的說法，在大多數情形之下，是用得到的。因為大多數的人，都在心裏背着十字架，他們底苦惱，除出訴說於上帝的耳邊——假使他們能夠找到上帝的話——以外，他們是不對人們訴說的。但若他們不能找到上帝呢？那末，他們必須悶着一肚子隱痛，在那裏獨自受苦惱了。

除出這種在人們生活上不時的痛苦以外，還有特殊的災厄，突然臨到我們底頭上來的，常使我們目瞪口呆。今天我接到一封信，得悉我底女兒，由西馬拉亞山的中學校畢業了業，我因為旅行中國的緣故，卻不得不失去這個畢業禮的參加機會。信上面從描寫這個快樂的畢業禮，而說到她們下山，回到她們在平原上的家裏去的事情——這件事在普通的時候，是往往充滿着喜悅和利那間的快樂的。但這次卻不然，因為其中有一個女孩

，也畢了業，在一座邱陵上面，回頭對她底同伴祝呼再會，同時，向後背的低牆——她以爲後背就是低牆——退了幾步，但事實上她底後背，是一個牆垣底空隙，她失足而墮，卒致殞命。她是一個寡婦的獨養女呢。

爲什麼這種禍患，會碰到這個新寡的孀婦身上去呢？爲什麼這種禍患，不到別人底女兒的身上去——譬如說，到我底女兒的身上來呢？就在這裏，我們底問題已經尖銳化而難於解決的了。而許多人對於這一點，混得如亂麻一般。在中國有兩個教會裏面的小孩，屬於兩個家庭的，都患了白喉症，一個是醫愈的，而其他一個死了。亡兒的父親，悲哀得非常，因爲他只有這一個孩子；已經醫愈的孩子，則其家庭裏面，還有別的孩子，倒反痊愈了。所以他底信仰似乎不知不覺地失去了。在這種事情上面，上帝對於我們的祈禱，是否有相當的反應而加以預聞呢？有些人感覺得上帝應當預聞，並且實際上他是預聞的。但是他竟然不預聞——像以上所述的例子，上帝是明顯地不曾預聞——那怎

麼說呢？一個人底宇宙觀既然推翻了，他底信仰也從此要破產了。因為這個緣故，許多人底信仰，受到最深刻的打擊。

有一次，在印度召集圓桌會議，會裏面有一個年青的英國人，他是促進英印友誼的商人團的領袖，很醒悟地說：「上帝有負於我呢。我底兄弟在戰爭中負了傷，我爲着他底生命，向上帝禱告，任何好心腸的人，都會聽我底禱告，但是上帝卻沒有。我底兄弟死了，現在我也沒有信仰了。我想基督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人物，而上帝有負於我，所以我就沒有宗教。但我希望我可以有一種宗教的信仰。」

下面的問題，是由中國的一個學生寄來的，他說：「我底姊妹，是一個最虔誠的婦女；但她受盡各樣生育的苦楚。她既然是一個這樣虔誠的婦人，爲什麼上帝不解脫她底痛苦呢？」

美國大學裏面的一個教授，被運貨車碰壞了腿，痊愈之後，他第一次赴禮拜堂去做

禮拜，對着一個學生說：「我不再信仰擬人的上帝了，假若有一位擬人的上帝，他會事前不警醒我以避免這樣的禍患嗎？」他被碰傷了，他底信仰，也從此破裂了。

在印度有一次會議裏面，一個印度人立起來說：「因為我已經成爲一個基督徒，我再也沒有什麼苦悶了；上帝已經把我從苦悶中救出來了。」他坐下去，表示十二分的滿意，因為這點似乎證明上帝喜歡他的意思。

現在這裏有四個不同的例子：一個是從英國來的，一個是從美國來的，一個是從中國來的，另一個是從印度來的。四者都歸結於一種思想上面的：就是上帝應當免除善人底痛苦，否則他就不存在；或是他存在的話，那末，在他一方面，或是在我們一方面，必定有某種的謬誤在裏面。他們都同意，假若有上帝的話，他應當將他底兒女，從苦悶災難中拯救出來，至於那個印度人的情形，上帝保佑他，乃是神底特殊恩典的表徵。

這裏是否有根本錯誤的地方呢？福音有否教訓我們說，假若我們跟從基督。我們底